

风物咏

故乡的风

牟民

一

你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耳听鸣叫，抓一把是虚空。说你存在，没人见到你真实的模样，只有山川河流、草木庄稼，懂你知你；只有故乡拥抱你，有个成语叫风调雨顺。

要写你，并非易事，你灵动飘逸的影子如流水，稍一踌躇，就从笔尖溜走。你带着迷踪拳术，在时间上刻下痕迹，在大地上留下印记，却让人常常忽略你的存在。

江湖上，你可称为老大？习风、微风，纳百川在心里，拢万物于怀中，人可兜风、赏风；暖风、春风，绿一片生机，润自然生长，人可沐浴春风；大风卷来乌云，普降甘霖，湖河满溢，湿地盎然，人可乘风；台风、飓风，不常有，一发威，携带海啸，风卷残云；还有朔风、寒风，催眠了大地。风气、风度、风骨，家风、村风、国风，那是看不见的支柱，撑起做人的脊梁。

风从哪里来，它听从自然安排，也无论好坏，要是半路被杀气裹挟，不免给世间带来毁灭。“东风恶，欢情薄。”恶的不是风，是陆游的悲情。“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同样的东风，在李煜眼里却是悲情高远，与家国生存相融。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给人欢快之感，东风叫醒了万紫千红。“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的西风却是让人悲怆消瘦的，比起“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的铁骑风骨，的确是“小我”了。“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寒菊凛然不惧，留香枝头，倒是“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给人无限的暖，无尽的远方思念。看来，风时刻活在人间，诗人们赋予了风不同的寓意。风却说，我是无孔不入，调和寒来暑往的。

二

故乡的风，因四面环山，来去不定。春来，微风徐徐，它可能从东山来，带着和煦的阳光，沾了一身泥土，一路不急不缓，把它的味道给树梢、给刚解冻的河水，吹在田间的父老身上，吹在汗水津津的脊背上。它可能从西边来，一辆车后跟着一条狗，车上有开春用的种子化肥，狗踏风而追，风追车行。村西水塘里泛起一阵阵涟漪，风暂且停留，窃窃私语。风从北来，吹着相继南走打工男女的衣服，吹起黑发，背影渐渐远去。一阵旋风过后，村南一片翠绿。南来的风是笑的、是沉醉的，燕子顺风而行，带来它久别的新意。

我故乡的风啊，没有刁钻气，没有痞气，它最解人意。它贴着山谷走，从树中穿过，抚摸着麦田，笑意盈盈，纤纤漫步；它从山坡草地来，嘴里含着先人的嘱托；它从某个角落来，吹开屋门，或者钻进瓦垄里，叙说远方人的消息。故乡地处胶东屋脊，远离大海，再肆虐的台风到达，已成强弩之末，顶多为大风，带着凉爽的雨。故乡的风时刻勤劳、时刻守护，家乡人在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风为友，风与人恰如鱼与水，无风不活，活在风中。

忆起初识风的那一刻，我就把它记在了心里。缺吃少穿的日子里，锅底烧草常常断顿。一个秋日的傍晚，我拿起竹筛子、大筛子，去东山沟里划拉树叶。秋风正紧，吹得我步履不稳。来到沟里，一地厚厚的落叶，让我大为高兴，紧握竹筛子，搂起树叶。划拉一堆，风呼一声刮来，树叶满地飞跑，眨眼间，一堆树叶溜光。我再划拉，风又吹来，我只好弯腰用手搂住树叶装进筛子里。筛子毕竟盛不了多少，我想把树叶聚集一起，在筛子上再加个高。等我用竹筛子掀起大筛子，刚入平道，风又围拢来，它一个大喊，把筛子上的树叶掀掉一半儿。我怒斥风，可风打一个旋儿，将筛子里的树叶全夹带出去，撒向空中。

风呼呼地在空里说话，你呀，不懂我心思，我要给树叶解锁。你呢，你就不会避开我？风的话，当时认为是气话，多年后，我才晓得，风说了实在话，要学会顺风。

三

草听到风来了，醒了；满山的花儿闻到风的气息，开了；鸟儿们扇动着翅膀御风而行，在树枝间避风觅食；各种种子正安眠做梦，被风唤起，钻出泥土，由风怀抱，雨露滋润。风呼叫着地瓜、大豆、高粱、苞米、麦子、花生，催促它们快长，别打盹儿。夏风带着雨，带着墨绿，一路吹过，吹黄了秋。庄稼打个闪儿，被风叫熟了，在风哗啦哗啦的声中归仓。故乡的风知道父老们累了，由北慢慢刮来，先凉后冷再寒，刮去大半年的灰尘，刮来大雪封山。暖屋热炕，家乡人懂风避风，喝茶聊天，来个沉淀，勾画明年的蓝图。风在时刻看守着，蹲伏在村口、街巷、门前，听那动人的话语。

那个冬天的黄昏，家里的一头壳郎猪从圈里跳出，跑到了村外。朔风呼啸，雪花纷飞，我和父母妹妹分头去寻找那头猪。东西南北，我往村北找。猪走过的印迹，不一会儿就被风雪掩住。我忽然嗅到风中猪的味道，还有猪的喘息。我知道它要向牧场跑，它是从那儿买到我家的。它黑乎乎的影子在前面，我分开风雪的搅扰，拿着鞭子，超过它、遮住它、呼唤它。它站立了片刻，返身就跑。一路顺风，我和猪回家了。风真好，它给了我灵敏的嗅觉，又助力我驱赶猪。

最忘不了凌晨，背上书包，打开屋门，一阵风扑来，身子一哆嗦，风便透骨。迎着寒风，先小跑，再快跑，那寒气似铁掌，脸被打疼了，顾不得疼赶快跑，闭嘴顶风跑，跑到五里外的学校，脸不疼了，脚下热乎乎的。风不冷了，它扑到身上也没有那么狂了。傍晚夕阳中，风被冬日梳理过，它不再冷酷，尽管冷，被我们一阵奔跑甩在了身后，这叫伴风。就这么跑着跑着，我们跑出了冬，跑到了春，转眼跑到外乡读书。我们啃着冷馒头，春秋一色单薄的衣服，冬天贴身小棉袄，风一吹冷到骨肉。父老们不舍得多花一分钱，省下供我们读书。我们不怕苦，我们不

懂书中只有黄金屋，但读书不会成为睁眼瞎，读书有用的风气浸润在心里。

四

风刮过村子的南山，一片片槐树、杨树把村南染绿了，村人在绿色中忙碌，个个青春昂扬。父亲曾为护林员，战争年代他练就了铁脚板，行走如风，曾经有个砍树偷粮的人瞅着父亲的脚印，明明去了北山，偷树人在南山刚下手，斧头触到树皮，父亲却无声无息出现在他背后。他惊慌地说道，你脚下安了风火轮吗？父亲笑笑，我脚掌有眼，你别跟我打马虎眼，走吧，再让我抓住，让你喝西北风。那个年代，人都听话讲理，没歪风，被训斥过了，绝对金盆洗手。即使家里再穷，也不能动集体一点儿草木。风也明理，刮来的是干净、无灰尘、无污染的风，喝一口都能把心亮了。风最见不得那些奸佞、那些龌龊，它拥戴善良、纯正。它无论从哪里来，拐个弯儿，也要来我们故乡走走看看。故乡的风真纯啊！

风静悄悄地到每户农家，深入探查。墙上的大奖状，一张张掀起来，哗哗的；读书声、织机声、扒玉米声、编织声，盖住了它的响动。家家吃着地瓜、地瓜干，却闪烁着憧憬的目光。小推车上攀，一溜顺风，奔波在村里村外，推出去满满的农家粪，换来金晃晃的麦子、稻谷、苞米。风刮着满山的果实，装车，送往粮库。奔走的风，看见暗夜村民们在场院里点着汽灯干活儿，它悄悄地离开，别扰了忙秋。风只要有空，就不停地转悠。哪家有难，风会叫来相帮的东邻西舍；哪家孩子感冒了，扁桃体脓肿了，大妈大婶们送来鸡蛋，送来消肿退烧的偏方，街巷里刮的是那么温暖的和风。

风刮着刮着，刮走了一片片槐树、杨树，刮来一片片苹果树、梨树、桃树。苹果树长高了，结苹果了，苹果下树了，风刮着各种车辆，往返批发市场，刮来哗哗的百元票子。村道加宽了，许多村民被风刮到了开阔地，盖起了二层小楼。风会待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搅拌阳光，喝着雨露，花开了满院子。风再来我们村，顺了，没有遮挡了。曾经的父老们，他们的背被风刮驼了，刮得满脸皱纹。风不那么殷勤了，空闲的老屋多了，它懒得去探望了。父亲曾数着手指头，数说九十多年的往事，一清二楚，种了多少斤粮食，他也有八九不离十，可他说不清经历了多少风雨，虽然风雨打在脊背上，他数不清，最后风把他呼刮走了。风担心，这么刮下去，除了自己，故乡的一切会让它刮走，故乡的风不免有些孤独。

风刮得越来越小了，我们村的树木太茂盛了，无人踩踏的草太高了，草木把风吃掉了。

再次回家听听风，跟风聊一聊，我不去别处，我凝视着老屋墙壁上的那些字画，那屋顶仰棚破漏的地方，那儿有无数藏风，我一到，它就呜呜叫起，带我一起回望来路。

诗歌港

凉风有信

刘学光

夏未央
秋开场
萧瑟落叶
飘飘荡荡
一股新凉

大雁一字形
点缀着
如洗的天空
偶尔一声
格外生动

阳光洒下爱抚
河水汨汨
白云和蓝天的影子
让鱼儿欢呼

水草曼妙地舞蹈
根
深深地扎进泥土
昂首挺胸
迎接冬的寒风

空气突然安静了
稻香 果香 青草香
混合在一起
酿成一杯烈酒
喝下
火热的暖会驱赶寒冬

秋来了
凉意的风
蹁跹的叶
还有金黄的色
丰满着岁月
还有诗意的生活

也说秋雨(外一首)

周霜洁

提到秋雨，你固执地认为那是从千里之外的家乡启程的它一定抚摸过村头那块嶙峋的巨石拥抱过老屋上袅袅的炊烟顺便拉长了母亲一声声的叹息

阳光落下来，雨早就停了
阳光和雨水
是秋季最好的安慰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也心怀感激

说到秋天，你小心翼翼还是避开了那个词可是，我知道，这么多年有个地方生长着厚厚的苔藓注定了一生的潮湿

结绳记事

亲爱的，从今天开始
相信命运，相信童话
相信一个朴素而生动的真理

洗净铅华，打开黑夜一般的眸子
为你写诗，落笔
却写不出一个字，那张白纸
自始至终，摆着欲语还休的姿势

原谅我的稚拙和慌乱吧
风奔跑在路上，快乐
已经被露水打湿，怀抱着的
小秘密打着结，我准备再系一次

你看，秋天来临的时候
我不再说话，我只是学会了
听石头唱歌，抛开面目模糊的文字
学会了结绳记事